

村 白 川 廚

論 愛 戀

訂 譯 濤 白 任

海 上

行 印 局 書 智 啓

1934

村 白 川 厨

論 愛 戀

訂 譯 濤 白 任

行 印 會 究 研 術 學

1 9 2 8

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出版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九版

戀愛論

定價大洋四角

著者 任白濤

總發行所 啓智書局

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
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

上海法租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卷 頭 語

一九二三年之初頭，譯厨川白村新著的『近代戀愛觀』，這是我有生以來重要工作之一，並且是我讀書記錄裏最痛快的一段事實；不過一年一度之西子湖上的春色，被它奪去好多罷了。

照這書的內容看起來：算是一部『性倫理學』，也可以叫做『性道德論』；但是這些名辭，都未免有些生硬，我覺得不如『戀愛論』這個名目醒豁而且明瞭。

著者在序文中，說他爲世道人心而公刊這書；我現在再替他說句亮話：使天下有情人盡成眷屬，使天下無情人盡不成眷屬，乃是這書的主旨。

原書的編制，大致分三篇：第一，以藝術及詩的心境爲基礎說戀愛；第二，對準生活實際及社會道德說戀愛；以上兩節，都頗有系統；到了第三篇，秩序就

有點亂了。著者在第三篇之開首自言：「爲炎熱及病苦所逼，難成有系統的長篇，單只把在病床和友人閑談或仰看天井的時候，想出來的斷片話，採錄於此；思想不熟，文辭欠練的地方，還望讀者原諒；兼有一二重複之處，請當作補遺看罷」。我是個讀者，同時又是個譯者，譯到那裏，也顧不得自己的淺陋，遂把原著稍爲整理一下：能補到前頭，就補到前頭，而務求絲毫不傷捐原著；至於重複之處，當然削去，以省篇幅和譯者，讀者的時間，我想這也是譯書的人對著書的人和譯文的讀者一個忠實的法子。

我在報紙上見了出版廣告，等到郵政通匯，就寫信去買；及至寄來，已重印六十次了。三島的出版家，固然免不了誇張；可是據本年一月號東京堂圖書月報所載：它在去年下半季百十種銷數最多的新刊中，銷數占第二位。住在三島和三島以外的人，怎樣對於這書表熱烈的同情，可以推察；我們更可以從反面看出爲婚姻，爲戀愛而苦悶的人，真不勝其數了。

舊時代的道學者——賢母良妻義主者——看了這書，一定要洗一個冰冷的淋水澡；新時代的青年——尤其是輕佻浮薄的子弟們——看了這書，馬上就可得着很好的教訓——了解戀愛之精神的意義。換過話來說：這書是禮教家的當頭棒；時髦人的醫心藥。再稍具體地說：讀了這書以後：未戀的人，可以知道怎樣去戀；已戀的人，可以知道怎樣去保護戀；非戀的人，可以覺悟過虛僞的形式，賣淫的結婚生活——家庭生活是多麼大的罪惡；失戀的人，更可以得着多少的殷鑒。

著者是文學者，是非常富於情感的人，所以他的作品——尤其是這書，大部分是美麗而且熱烈的情感文；還有些地方，可以說是類似詩的散文。文字拙劣，像我這樣，雖然不敢說把他的文章美傳達過來；但是著者豐富的情感——本書的生命——我並沒有失掉，這是很自信的。

白 濤 一九二三年四月，在西湖，孤山。

關於『戀愛論』的修正

這部小冊子——『戀愛論』——現在改版了。在這發行的幾年中，接連重了好多次的版，得到好多的讀者，這實在是我最初料不到的事情。

厨川氏這書，既是以愛倫凱，加本特諸人的學說做骨子，但有好些地方，同愛倫凱們的學說在衝突着；我想這或者是他沒有細讀愛倫凱們的書的緣故。——衝突的地方——即如爲他所主唱而爲愛倫凱所反對的『自己犧牲』——我這回都完全把它刪掉了。

厨川氏本是文藝批評家，『三句話不離本行』，所以他在這本『戀愛論』裏，

處處題起近代文藝與戀愛的關係。我以為文藝與戀愛的關係，恐怕是從開天闢地以來，就在密切着，決不限於近代，尤其是不能——而且不必——把它都一列舉到論戀愛的專書上做例子；因此，關於談文藝的地方，我最初譯的時候，就刪掉了好多，現在又刪掉了幾處。我現在的唯一的意思：要把這書當作戀愛的初步的讀本——即我近編的『近代戀愛名論』的引論（詳見『近代戀愛名論』序文頁五）。

這書的原本，冊子頗厚，當初我譯了之後，覺得譯文字數太少，希望再加上一些，又一連把原書細看了好幾遍；結果我這種期望，算是完全拋棄——實在不能再加上去。到現在改正的時候，我又想加譯一些上去，可是結果竟又把初譯本刪掉了些。——『繁複而不精緻』本是日本式書物特有的毛病；厨川氏的著作，當然也免不了這種毛病；尤其是這書原本的結構，實在可以說是『亂雜無章』。因

此，我除了用一番刪繁就簡的工夫之外更須把原書的篇章程序，少爲整理整理。
——厨川氏這書，雖有繁複的毛病；但同時他確實能夠用不幾句話，介紹一世有名的學說，即如斯丹大爾和叔本華的戀愛學說之類。

×

以前這個譯本署名的下面有「輯譯」兩字，是很不妥當的；這回改成「譯訂」了。所謂「譯訂」，是同我譯的「戀愛心理研究」一樣：訂的是書的形式，絕對不是訂的書的內容。

×

當初我看着像濃厚的油一般的地方，如今看着就有點好像白水了；這大約是我曾經流覽了一些戀愛名著的緣故。雖然，所謂「白水」，正是這本書——這個譯本——的好處；理由即如前記：要把它當作初步的戀愛讀本。

×

當我譯這本書的時候，我的語體文，做的實在不行，即如副詞句的語尾，仍是同現在一班不善作語體文的人們一樣地『地』的『混用』：這些地方，如今當然都叫它歸於一致了。

一個朋友一天到湖上訪我，曾向我說：『我有兩個朋友買你的「戀愛論」，都說上當』。我問他怎樣上當，他說：『他們以爲書裏頭是有甚麼趣味的，誰知一看沒有！』我又問他那兩個朋友是不是『□說世界』的讀者，他沒有聽明白我的話，我又響亮地說：『那兩位是不是墮落派的小說的讀者？』他把腰彎有九十度，笑的合不住嘴地迎着說：『是的，是的！』我現在正告與上記的兩位讀者同樣的讀者們：假如你們拿讀墮落派小說的『趣味』來讀這書，你們是定要上當的，還是不讀爲妙！』

白 濤 一九六年四月，在上海。

戀愛至上主義

目次

第一

一 永久的都城.....	五
二 戀愛觀之三變.....	七
三 愛之進化.....	一〇
四 戀愛與結婚.....	一四
五 娜拉已經舊了.....	一五
六 相互的發見.....	一六
七 從盲目到肯定.....	一七

第二

從實際生活上論戀愛

目次

斷片

第三

一 生活革新的三個標幟.....	二三
二 答一個平凡的質問.....	二八
三 人生的根本要件.....	三一
四 愛與食的關係.....	三四
五 一夫一婦、戀愛、貞操.....	四二
六 戀愛與自由.....	四六
七 戀愛與生殖.....	四九
八 三角關係.....	五三
九 評結婚式.....	五四

白麿
村川

戀

愛

論

任白濤
譯訂

第

一

戀愛至上主義

一 永久的都城

『夏天太陽將落的時候，羅馬之郊外，堪怕呢亞之平原裏：——

『被蒼然的暮色包圍住的田野，丘陵，都是靜悄悄地，沒有點兒聲息。羊羣裏一大半在悠悠自得地吃着草，慢慢地向牢圈裏走着，這是羅馬大帝國都城之遺跡；古代不是有堂堂的王者，在這裏叱咤三軍，握生殺予奪之權，睥睨世界麼？如今連一株可讚美的樹都沒有了，只有草兒在叢生着。

『皇帝奧加斯他斯的大業，怎麼樣了？頂着高入雲霄的圓屋頂的大理石造的王宮，如今在甚麼地方？但見一遍荒草，徒令遊子憑弔。

『只是那邊還剩下一座小塔；塔裏藏着一個金髮白面的少女，忍氣吞聲，東